



山門，松柏高古，左鐘樓右鼓樓，東西兩偏殿，天王殿中供彌勒佛，風調雨順四大天王分立左右，轉過屏風，定是一尊韋馱站像。進第二層院落，中央有字紙爐，高階上是大雄寶殿，內供釋迦牟尼佛，和文殊、普賢二菩薩，十八羅漢分坐兩旁，轉過屏風，多添觀音菩薩。再進仍有東西二配殿，第三層院落的大殿，就不如大雄寶殿位處高階之上，不過是兩層，也是藏經閣。東西兩方各有跨院爲方丈室、禪房、宿舍。法源寺的塔早毀，沒有再建。觸目可見重修的痕跡，大概沒有什麼東西仍是唐代遺物，從唐叫憫忠寺到清爲法源寺，千年來靜觀了人間無窮的變化，也受到波及，可謂久歷滄桑，諸行無常是最貼切的說法了。

我們信步入庭院，即感到一份謐靜。百年樹木配合嚴謹佈局、虛實互用的建築群，使人另見天地，忘却寺外一切不均衡的形態。若以寺內爲心，則感到求諸於內的實在。重新漆油的樑柱門戶仍存古意，不像雍和宮金碧輝煌，煥然嬌貌，失却莊嚴肅穆的氣氛。法源寺有沉潛之相，猶老衲入定，寺院如今是中國佛學院的所在地，故屢見青年出家人披袈裟而過。進天王殿，殿前雌雄巨型銅獅，與頤和園門口的相若，寺院置獸究非古物，亦非唐風。殿內彌勒一尊，每仰佛容頗有慈祥之感。四大天王與韋馱都是銅鑄，精美免輪。惟殿高像小，缺乏勇猛氣勢。詢之管殿老僧，謂從他廟請來，爲明代物，舊像毀於文革時期，一句答話「都全給砸了」已道盡辛酸。

大雄寶殿供如來佛，文殊、普賢菩薩侍於左右，亦爲明代雕塑，木胎貼金罩漆像，妙相莊嚴，工藝俱佳，以愚意，北京城內外各寺佛相和諧上乘者少有。背光火焰充滿動力，佛端坐靜寂，兩者強烈對比，久視之如有萬丈光芒四射過來。我合十良久，一片空靈。垂注仍遺留唐時的青石柱礎，蓮瓣作捲葉狀，如出水之貌。那些歲月痕跡，顯示了千年來無數信眾景仰的盛貌。

管殿老僧見我們仔細端詳佛像，又跟孩子耳談，老半天不去，便過來搭訕，還問孩子的名字，聲線很低，帶安徽口音，但語調安詳。他說喜歡我這孩子，低下頭不斷湊過來看着孩子，使他感到有點靦腆了。孩子曾在北京上過學，頗能說一口北京話。他對孩子說：

「才十四歲，多好的年頭，你常來嗎？明年春節來這裏看月季花，咱們種了好多月季花咧。也來看看我，一定的，你自己認得路嗎？」

我在旁聽了感到一股暖流，經過多年壓抑，佛法還在人間。海棠之外還栽滿月季花。到第三層院落的憫忠台，是一個小型文物館，展覽法源寺原存有的唐、遼、金、明、清各代石雕和碑刻。我對一尊唐代石佛坐像非常欣賞，無論面相、衣紋都處處流露盛唐造型的風格。莊嚴、凝重。從這不到五十厘米高的石佛，可以推想法源寺唐代造像一定有使人讚歎的藝術境界。

憫忠台後院、毗盧殿前置一石鉢，原爲玉鉢庵之物。這時石鉢裏長滿荷葉，僅一朵白蓮搖曳其中。會站在北海公園欣賞一大片蓮荷，也會在西湖斷橋給點點蓮花包圍過，往往居高臨下，如踏荷浪。而此石鉢蓮花，因須彌座高，觀賞要仰望，好像空中散下來的花雨，在我們頭上飛舞。

毗盧殿內置千佛繞毗盧像巨座，見一老僧在西隅打坐，合目不動，對來客不管，身旁擱着數本經文。我呆視他良久，心事潮湧：好夢易醒，惡夢何嘗不易消逝。誰想到今天還能見老僧在此參禪。

最後來到兩層樓，門戶關閉，此是藏經閣，我在門縫之中頗能看到裏面擺設。剛巧有人從裏頭把門打開，是個中年僧人，我向他表示想進去轉一圈，他大概見我們是外地來的，還是讓我們進去了。好一個五開間大殿，靠壁全是放在櫃中的佛像，年代久遠。但我們的視線給一個至少有十尺長的臥佛攝住了，造型跟香山臥佛寺的銅鑄臥佛相似，從損壞的地方看則是木胎紵麻罩漆像，涅槃法相有所不及。

欲登樓而不獲允，據云供奉三座觀音菩薩，只好作罷。繞廊而出，剛巧展覽房山石經的拓片，看了一遍，光是以書法藝術角度觀之，可清楚隋、唐、遼、金、元、明各代不同的風格和變遷歷程。從經文來說，對佛教文獻資料也很有價值。

離去之前到流通處轉了一下，竟有十多種金陵刻經處經書重印發行，乃選購了幾種留念。也取了法尊翻譯的「釋量論」作爲送給朋友的禮物，算得上有不少收穫了。